

土居香國〈白鷺巢記〉考釋

吳福助 顧敏耀¹

【作者】

土居香國（どい こうこく，1850～1921），本姓越智，名通豫，字士順，號香國、香華國御史，日本四國土佐（今高知縣）人。少好讀書，能詩文。稍長，就官途，鍊實務，為縣官，為郡長。時又參與政黨活動，論當世之務，或監督會社。後再仕，曾任遞信省東京郵便電信局長。明治乙未（1895）八月，隨軍來臺，歷任總督府陸軍局郵便部長、民政局通信部長、總督府評議會員等。丁酉（1897）因下屬收賄，督導不週而下臺，返回日本內地。在臺任職凡三年。學博才敏，器識高遠，刀筆簿書之餘，寄心詩文，時與文士為山水之遊，在 1908 年承接大久保湘南過世遺缺，擔任日本漢詩重鎮「隨鷗吟社」主幹，著有《仙壽山房詩文鈔》、《征臺集》等²。岡千仞評曰：「源流極正。」石川英評曰：「溫雅清婉，嶄然拔于塵壙之表，雖在事務繁劇之職，亦自有雍容閒雅之意。」木村毅評曰：「其為辭，雅而雋，深而鬯，運思玲瓏，奇姿橫生，將與古之作者爭衡矣。」為日治初期最早來臺的重要漢詩文作家。

【提要】

土居香國〈白鷺巢記〉，見氏著《仙壽山房文鈔》卷一，頁 23 下—24 下，屬「記」體散文。「記」在古代散文中，一般是泛指記人事、山水、景物的文章，本是內容非常複雜多樣的一種文體。明吳訥《文章辨體序說》云：「大抵記者，蓋所以備不忘。如記營建，當記月日之久近，工費之多少，主佐之姓名，敘事之後，略作議論以結之，此為正體。」³本文內容如其題目所示，主要記述飼養白鷺鷺的經過，以及其居處命名為「白鷺巢」的緣由。

全文分為四段：第一段藉由描述府後街寄居之處的環境宜人，為後文飼養白鷺鷺預作鋪墊。第二段引出本文主角白鷺鷺，作者先後飼養兩

¹ 吳福助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。顧敏耀，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。

² 上田正昭、西澤潤一、平山郁夫、三浦朱門監修，《日本人名大辭典》，東京：講談社，2001；土居通豫，《征臺集》（兵庫：土居通彥，1922），頁 1；〈隨鷗吟社之定繼後者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08 年 3 月 4 日，第 3 版。

³ 吳訥《文章辨體序說》（與徐師曾《文體明辨序說》合印）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，1998），頁 42。

隻，採用剪去飛羽而放養的方法，結果在一個月之內，一隻飛走，另一隻則被偷走，作者因而嘆惋不已。第三段再起波瀾，在某個風雨之夜，有一隻白鷺鷥不請自來，作者欣喜之情自不待言。然而才短短數日，就被鄰居指認是走失之物，作者只好奉還給對方。第四段總結上述飼養白鷺鷥經驗，從而抒發議論，認為世間人事的得失，實頗有令人難以逆料者，並且表示未來何嘗不會再有下一隻白鷺鷥，主動飛來作者庭院呢？本文充分流露作者樂觀豁達的個性特徵，以及對於南國白鷺鷥的喜愛之情。

白鷺鷥，台語稱「白翎鷺」，分為大白鷺、中白鷺、小白鷺，前二者為冬候鳥，後者主要為留鳥，皆屬鷺科鳥類，在臺灣的平地以及低海拔山區都十分常見⁴。清代臺灣方志即有記載，如《諸羅縣志》：「鷺：毛潔白，頂有絲毳，毳長尺餘，青腳，喜翹，高不滿二尺，翔集必舞而後下」⁵；《彰化縣志》亦有：「鷺，即白鷺鷥也，一名絲禽，一名雪客。林栖水食，群飛成序，翔集必舞而後下」⁶。

依據本文記載，可知日治時期臺灣民間頗有以白鷺鷥作為寵物者，甚至為了因應市場需要，還有專門從事捕捉販售的商人。至於飼養方法，文中記載的「殺翼而養」，頗似中國古代養鶴之法，如《世說新語》記載，僧人支道林好鶴，「有人遺其雙鶴，少時翅長欲飛。支意惜之，乃鍛其翮。」⁷所謂「鍛翮」，或作「鍛羽」，即本文的「殺翼」，意思相同。

臺灣文學作品中，不僅民間文學有知名童謠〈白翎鷺〉，古典詩文有不少相關吟詠佳篇（見延伸閱讀），現代文學也有如鍾肇政小說〈白翎鷺之歌〉、等名作。白鷺鷥雪白的羽毛以及優雅的飛舞姿態，成為普遍獲得民眾喜愛的台灣鄉間美景，更是當前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指標。如今我們重溫百年前日本漢文作家留下的鮮活有趣的記載，應是會有多重而豐富的借鑑意義吧？

⁴ 方偉宏、王健得、林勝惠、蔡錦文、吳淑惠，《台灣鳥類全圖鑑》（臺北：貓頭鷹出版公司，2010），頁 81-84。

⁵ 周鍾瑄主修，《諸羅縣志》（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87），頁 232。

⁶ 周璽總纂，《彰化縣志》（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87），頁 345。

⁷ 徐震堦，《世說新語校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），頁 75。按，臺灣地區早期村民，飼養鴨、鵝等會飛的家禽，稍大之際，惟恐飛出飼養圈檻，亦採取疏剪其羽毛，使其不易飛高而離開柵欄。

【原文】

予之再來臺北也，無家可寄¹，因僦²西門街³一藥鋪樓上而居焉，廣可八席⁴。時方盛夏，日午炎威侵室，予酷苦之。友人岩田氏，借家於府後街⁵，修築粗成，曰：「余將別有所計⁶，請君居之。」予欣然，即日移行李。堂室廚房具備，而清風透簾，自可人意⁷。然園中無一可見者，惟東楹⁸之外，有雜樹而圍焉。

臺北之地多白鷺，偶僕丁⁹捕一羽¹⁰來，削殺兩翼而放于園，飼養具至¹¹，日夕徘徊，雪羽襍¹²，夜則上雜樹枝而宿，甚可愛也。又有來賣白鷺者，乃購之，同殺翼而養。先者頭背有赭色¹³斑點，後者全白，雙雙媲美。而後者誤殺翼基¹⁴少，不出數日，翱翔一舉¹⁵，遂不知所之。先者亦不閱月¹⁶，為偷兒所奪去。雖翎毛¹⁷之微，所愛育馴狎¹⁸，不能無惋惜之情也。因念世人間有圖¹⁹其所愛山水禽獸花卉之態，以備後日之觀者，蓋愛之至也。予亦欲圖雙鷺，而非工畫事者，因循²⁰久之。

某夜風雨晦冥²¹，有物舞于簷陰²²，使童僕照燭諦視²³之，則白鷺也。即捕焉，條絲²⁴繫足而養，比向²⁵雙鷺頗大矣。已有真鷺，無事圖畫，因名所居曰：「白鷺巢」。後數日，鄰人來，熟視²⁶曰：「是余家曾所養，往風雨之夜去之他，請攜歸。」乃諾之。

嗚呼！得非得，失非失，昔人所謂「塞翁之馬」²⁷者歟？然則不可謂他日再無白鷺飛翔入園之事也。因作之記。

【考釋】

- 1.〔寄〕依賴、依附。
- 2.〔僦〕音ㄐ一又`，租賃。
- 3.〔西門街〕今台北市衡陽路。
- 4.〔席〕面積量詞，約指一坪。
- 5.〔府後街〕今台北市館前路。
- 6.〔計〕計畫、安排。
- 7.〔可人意〕讓人感到十分愜意。
- 8.〔楹〕柱子，代指房間。
- 9.〔僕丁〕僕人、家丁。
- 10.〔羽〕計算鳥隻的量詞。
- 11.〔具至〕十分周到完備。
- 12.〔襍〕音ㄉ一`尸，羽毛初生的樣子。

- 13.〔赭色〕紅褐色。
- 14.〔綦〕音く一'，甚、太。
- 15.〔舉〕高飛。
- 16.〔閱月〕經過一個月。
- 17.〔翎毛〕此代指鳥隻。
- 18.〔愛育馴狎〕疼愛、養育、馴化、親近。
- 19.〔圖〕畫圖。
- 20.〔因循〕延遲拖拉。
- 21.〔晦冥〕光線昏暗。
- 22.〔簷陰〕屋簷下。
- 23.〔諦視〕仔細觀看。
- 24.〔條絲〕絲繩。條，音去么，絲線編成的帶子。
- 25.〔向〕過去。
- 26.〔熟視〕細看。
- 27.〔塞翁之馬〕古時候邊塞上有個老翁，走丟了一匹馬。別人去安慰他，他卻說：「怎麼知道不是件好事呢？」過了幾個月，這匹馬果然帶著一匹好馬回來了。典出《淮南子·人間》。

白鷺巢記

予之再來臺北也無家可寄，因僦西門街一葉鋪樓上而居焉。廣可八席，時方盛夏，日午炎威侵室，予酷苦之。友人岩田氏借家於府後街，修築粗成，曰：余將別有所計，請君居之。予欣然，即日移行李。堂室、廚房、具備而清風透簾，自可人意。然園中無一可見者，惟東楹之外，有雜樹而圍焉。臺北之地多白鷺，偶僕丁捕一羽來，削殺兩翼而放于園，飼養具至，日夕徘徊，雪羽灑灑，夜則上雜樹枝而宿，甚可愛也。又有來賣白鷺者，乃購之，同殺翼而養。先者頭背有赭色斑點，後者全白，雙雙媲美而

後者誤殺翼，綦少不出數日，翮翎一舉，遂不知所之。先者亦不閱月，為偷兒所奪去。雖翎毛之微，所愛育馴狎，不能無惋惜之情也。因念世間有圖其所愛山水禽獸花卉之態，以備後日之觀者，蓋愛之至也。予亦欲圖雙鷺，而非工畫事者，因循久之。某夜風雨晦冥，有物舞于簷陰，使童僕照燭諦視之，則白鷺也。即捕焉，條絲繫足而養，比向雙鷺頗大矣。已有真鷺，無事圖畫，因名所居曰白鷺巢。後數日，隣人來熟視曰：是余家曾所養，往風雨之夜去之也。請携歸，乃諾之。嗚呼，得非得，失非失，昔人所謂塞翁之馬者歟！然則不可謂他日再無白鷺

【今繹】

我第二次來到台北，沒有人家可以讓我借住，因此租了西門街上一間藥舖的樓上房間來居住，面積大約有八坪。當時正好是夏天最酷熱的時候，每當日正當中，炎熱的威力入侵房間，我感到非常苦惱。朋友岩田先生，借宿住家在都府的後面街道上，修築大致完成，說：「我有其他的生涯規劃，這裡就請您來居住吧！」我很高興，當天就搬移行李。廳堂、寢室和廚房都俱備，而且清爽的微風吹送，穿透簾子，讓人感到十分愜意。但是庭園裡沒有什麼佈置，只有東邊房間的外面，有雜樹圍繞著。

臺北地區有很多白鷺鷥，某天僕人捕捉到一隻，剪掉兩邊翅膀的一些飛羽，放在庭園中，飼養得非常周到。牠早晚都來來回回地走動著，雪白的羽毛很柔細，夜間就飛到雜樹的枝上過夜，模樣非常可愛。沒多久又有人來兜售白鷺鷥，我再買了一隻，同樣剪掉翅膀的飛羽來飼養。先來的白鷺鷥頭部和背後有一些暗紅色的斑點，後來的白鷺鷥則是全身都雪白，兩隻一樣漂亮。然而後來買的那隻白鷺鷥，卻因為剪了太少翅膀的飛羽，過沒幾天，雙翼一振就高飛遠去，不知道飛往何處了。先來的白鷺鷥也過沒一個月，就被人偷抓走。雖然只是兩隻鳥而已，然而疼愛、飼養、訓練、親近了好一陣子，不能夠沒有惋惜的情緒呀！因而想到世間人們往往將所喜愛的山水、禽獸、花草的形態描畫下來，作為日後觀賞之用，這也是喜愛到極致的表現啊！我也想要畫下這兩隻白鷺鷥，可惜自身並非擅長繪畫的人，這件事就這麼拖延下來。

某個漆黑的風雨之夜，有個東西在屋簷下舞動，派遣童僕拿著蠟燭去細看，原來是一隻白鷺鷥，立即捕捉起來，用絲繩綁住腳來飼養著。這隻白鷺鷥跟先前兩隻相比，身軀顯得大多了。這時我又擁有真實的白鷺鷥，沒有必要再畫圖了，因此把我居住的房屋，命名為「白鷺巢」。可是過了幾天，鄰人來訪，仔細看過白鷺鷥後，他說：「這是我家之前所飼養的，在刮風下雨的夜晚走失，請讓我帶牠回去吧！」我只好答應他。

唉！得到並非真的得到，失去也並非真的失去，這就是以前的人所說「塞翁失馬」故事的寓意吧？說不定哪天還會有別的白鷺鷥，再飛翔進入我家庭園裡面呢！我因此寫了這篇記事文章。

【延伸閱讀】

1. 李望洋〈詠白鷺〉：「東風嫋嫋泛河洲，白鷺垂絲占水頭。為欲驅魚圖一飽，故將雙腳逐波流。」

2. 吳景箕〈鷺〉：「瓊裳玉脰皎霜姿，曾號春鋤字帶絲。衝雨叫秋風韻爽，啄魚環渚爪痕奇。月明湖畔吟詩夜，春闈宮中伴宴時。飛向碧空斜點雪，梨花一樹落遲遲。」
3. 林耀亭〈白鷺〉：「水田漠漠一身輕，飛落煙堤彳亍行。羨汝簑衣渾似雪，曉風殘月鬥雙清。」
4. 謝雪漁〈白鷺〉：「喜食蟲魚生有癖，食魚為害食蟲益。南北所居地異宜，北不能傷南可獲。何不食蟲強食魚，生死偏為人不惜。世間加汝以惡辭，說是形白心不白。」
5. 吳德功〈白鷺營巢林家記〉：「臺中禽鳥之應候而至者有鷹與鷺，二者之中，白鷺較有智識，鷺鷹每值清明節前，由南路成群結隊而來，人稱為『祭墓鳥』，清明後自北南向飛回。試為揣其理，此鳥詎真因祭墓而來耶？抑由氣候而至耶？未可知也。而白鷺則每年立春而至，立秋而回，亦猶燕之秋去而春來也。然鷺之所棲止不似鷹之隨地而宿，恆為樵夫牧豎所捕。必擇其地有旺相，園主有力能庇護者，而後止焉，且所止不近山，亦不近市，必問諸水濱，有魚蝦可啄，兼鄰於田疇，有蟲介可食，而後羣翔而集焉(後略)」。

